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河南通志卷七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河南通志卷七十七

藝文六

頌

漢蔡邕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 大顥為政建時春陽我君勤止庚茲小黃濟濟羣吏攝齊升堂乃訓乃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欽於刑濫惟務求輕有辜小罪放死從生元化洽矣黔首用寧惟以作頌式昭德聲

考城縣頌 暇暇元路北至公考城勤兹播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為國之經我君勤止德音邈戒率爾尚民慎爾敬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耕申戒

虛像孫在寬平罪人教寄翔國用涛

崔瑗南陽文學頌

昔聖人制禮樂也將以統天理物經國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利而利之俾不失其性也故觀禮則體敬聽樂則心和然後知反其性而正其身焉取律于天以和聲採言于聖以成謀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序賓旅以悅遠人其觀威儀省禍福也貌言視聽于是乎取之民生如何導以禮樂乃修禮官奮其羽籥我國既淳我俗既敦神樂民則嘉生乃繁無言不酬其德宜光先民既沒頹茲舊章我禮既扶我樂既馨三事丕叙莫識其形

晉潘尼釋奠頌

二元迭運五德代微黄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纘祚以大寳登以龍飛宣基誕命景熙遐緒三分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蠻蕩定荒阻道濟羣生化流率土後帝

承式丕隆曾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敬日躋濬哲閎茂留精儒術敦閱古訓遵道讓齒降心下問鋪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月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誾誾抽演微言啟發道真探幽窮賾温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崇聖重師卜日告虔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盥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希亹亹顏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體神合機兆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宮譪譪庶寮俊乂鱗萃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瓊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瓊瑤誰剖四門洞開雲韶奚樂神人允諧蟬冕耀庭紳珮振陛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莘莘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昔觀國之榮學猶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萬邦蟬蛻刱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擒藩絲罔玄黄水罔方圓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

受範若埴方塼上好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迪子今我皇儲濟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秉文哲后媚兹一人實副元首孝治家邦光照九有純嘏自晉永世昌阜微微下臣過充近侍猥躡風雲鸞龍是厠身藻芳流目玩感事竭誠作頌祇詠聖志

唐韓愈公孫僑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敎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咸謂子産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産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曲暢旁達施及無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宋李棁偃師嘉禾頌

於皇化淳開乾格坤丕赫厥耀貞祥闡珍昀昀我田維億維衍滋秀浥靈協擬殊畝農曰噫嘻獻于縣師令受伛僂以櫝于府府不敢有歸于元后皇帝曰嘉天錫茂祉予實非祥筆在太史

元趙允迪河南瑞麥頌

百穀茂兮盈田疇種之微兮惟麰麳金與生兮火與收覆隴畝兮黃雲秋兩合穎兮三竝穗四垂金兮周綴幕驚野老兮見來未作歌謠兮薦嘉瑞二千石兮其惟良匪監侯兮誰可當來賓僚兮躋公堂望北闕兮遙稱觴百拜稽首兮俯伏言颺一人有慶兮萬壽無疆

明宋濂擬薛收上秦王平夏鄭頌

粤武德四年秋七月朔記室薛收頓

首再拜言仰惟秦王殿下龍興晉陽佐我皇帝起
義兵以戡定禍亂金皷一振罔不臣順惟鄭王世
充夏王建德昧厥大命侵牟我邊陲刈劉我烝人
鈔掠我玉帛干戈之相尋殆非一朝一夕皇帝震
怒詔王督諸軍伐鄭遂敗世充於穀水進圍洛陽
建德不思自靖凶德參會將兵十萬來救王帥諸
將酣戰破而擒之於是世充智窮援絶率羣臣詣
軍門降王至長安獻俘於太廟行飲至禮詔斬建
德於市免世充為庶人徙於蜀中大赦天下天下
萬姓驩欣鼚忭以為皇帝之睿謨雄算王之戎功
駿烈皦皦乎不可尚已收備在戎行親睹制勝料
敵之奇進退擊刺之雄耳目怖駭若臨鬼神雖淺
劣無識不可無歌詩以鋪張鴻休謹撰平夏鄭頌
一通以獻庶幾昭示萬世以宣有唐之聲烈以著
王業之艱難云其辭曰真主挺生宅靈孕奇天日
之表龍鳳之姿噓陽吹陰宰於化機精神所被物

無不綏皇帝興兵以遏亂隋王左右之神運天施
或獻奇謨食若元龜或賁夯勇力如虎貔雄吞八
極易若拾遺如鼓迅飈決決四來降燕跕趐踏秦
以鑿金鈇之下孰能慢台惟此二豎曰夏暨鄭據
河北南兵犀弓勁勢成鼎足力與我競夏陷黎陽
思百其勝衛滑齊兗蹂踐莫定鄭取汴亳奪我落
犀封豕長蛇貪噬益横況於官城大設坑穽四周
削起峻若巖巘飢忘則陷之毀宗滅性怨氣塞天疑
爲祥眚人之孔哀其何能覔皇帝曰嗟我人何辜
斂汝秦王汝亟是圖汝戮汝甲汝張汝弧汝簡鋭
驍東傅其都王拜稽首禡牙出祖旌旄飛翻士卒
儐呼曰爾鄭寔爾疾而趍扼其龍門毋逞寇誅曰
爾德歲魏菽若無圍厥河内批其大軀曰爾君廓
爾震鼓鼙旌旗洛口以絶餉輸屢戰屢克王乃向
洛移軍青城壁壘星錯寇憑穀水拚以虎洛王曰
爾通爾急往角我引騎衛以窺其睨靈威莫抗寇

漸退却擒戰長追如歸入營據壁而守鼙鼓夕拆不日咸擒以烱鼎鑊滿熾炭何金不鑠夏人卒拉雜兵黨惡其狼若是殆可怖愕王曰汝爾衆旣勞寇卒旣惰寇勢且驕宜命當傾決於今朝莫匪上天欲逸我勞使發一矢中此兩鵰固在之門寧征虎牢吾往戮之短兵爾操且行且餌伏鋭於闘伺寇深入乃與死塵寇因大譟布屍滿皋進退維谷更動壘騎偵吾牧馬將襲而進王乃濟河南臨廣武騎牝如雲留彼弗取寇果來迎列櫓牛口我閒弗出自辰達午寇氣旣退竭蹶欲走王謂上及爾登部伍爾將驍騎突此羣醜矛進而翼截其兩肘會寇方朝饑倒失序裳寔方驚不及掩耳擊刺從衛龍飛熊吼天日爲黄塵起如霧正戰方酣王出以奇爾知節等卷旆而馳旁繞寇陣張我虎旗寇衆控駭奔如流澌相彼酋首欲絶而西神鑒一指顛若墜尸王叱武威執而縛之因示鄭人鄭

人曰噫我援已絶我力莫支我肉我袒牽羊以隨有餘者孽亦復來歸奉璽再拜冀免殲尸乃獲乃俘振旅而復王被金甲懸厥魚服遠而望之有光熠熠大將森衛後先聯屬鐵騎萬匹旁障羽纛鼓吹颯沓節以金鐲清廟有赫上與雲齊陳俎奠爵籩豆嘉肅既俘以獻且拜且祝祝已飲至列筵如竹醇酎川流精殽林簇瓮醫既醉詠歌相續皇帝曰嗟寶實不恭稔禍濟惡厥父用亢當梟其元以令醜克充罪囚殿悉眾禦攻待以不死徙寘蜀邦我人實煩轉輸是供或居遐裔久阻寇封惴惴自保息屏足重宜行給復式寬其庸復赦宇內以示大同丹鳳銜詔無遠不通弘宣霈澤丕昭仁功萬方有言如蘇斯撤昔也戰爭連城蹀血蒿萊千里人跡殆絶今也怙嬉寧謐家室盡斂戈矛化為穫穰人和既溢天休當發山出器車庖形瑞莛騶虞在郊芭鳳巢穴黃龍舒采白烏振潔無間湖南群

敕孚決視彼梁楚千鈞一髮定知來朝不煩斧鉞
天生烝人下代僭叢必眷有德以綏以攘簡策所
紀更僕莫終徵之秦漢厥事孔明嬴政肆虐虎視
域中蹂華因河爲固自防詞狐一鳴亂如沸羹六
國復興各自立王籍起會稽中號最强喑啞叱咤
萬夫膽喪劉季斬之如縛豺狼鉏敵一鋤寰宇乃
康强隋比秦尤瀆天紀諸梟援戈聚如蜂蟻不有
靖之代何能治惟帝明膺乘運而起惟王輔之以
臨四海黃鉞白旄剪難不軌無堅不破無險弗砥
夏鄭既尼治平可致撥之炎漢聯芳儷美赫赫神
功可昭萬祀收在戎行躬膺
鴻偉敢揚頌辭以告太史

皇清汪琬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并序

順治十七年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臣
粹然言睢州諸生湯祖契妻趙氏值明末李自成
之亂賊入祖契家挺刃劫氏將驅之出氏厲聲呵

曰國家何負於若乃至屠割民人羸辱女婦天誅將降行見磔若曹肉饑飼犬彘曾不慼死尚敢以刀鋸脅我賊大怒遂刃之以死迄今舉州流傳言發涕下華顛毀齒一無異辭於是士民某等白其狀於長其長上諸府若司道以達於臣臣加覆覈謂宜旌氏門閭用勸流俗臣謹昧死以

聞

天子下其章禮官定議如御史言遂

詔有司遵著令行事署其門曰節烈之門越康熙十八年氏子侍講斌暨琓俱職禁林具述其母死節始末琓惟我

世祖章皇帝誕受天命甫定鼎宅土於燕即

諭臣僚博求明末死事諸臣凡得二十有三人贈官賜謚有差與古之釋囚封墓者信無異焉蓋興王尊崇義烈甚隆甚渥於以作新臣庶變易情媮勑國規撲莫先於此然則氏之得與褒寵豈不宜哉琓

忝史官幸得廁斌之後以文字為職不揣固陋敢造旌門頌一章授斌鑱諸樂石垂示永永其辭曰

維

聖建極撫有萬方武功既弛文教以張維忠維節爰錫寵章靡遠弗届靡幽弗光睢女氏趙來嬪於湯幽閑貞正秉德之常時艱孔棘兇豎扇殃叫呶紛紜睢人心恇氏也獨否彼兇是抗彼兇何知方恣彼狂有沫者血卒膏兇鋩維此睢人載謳載颺亦惟睢人眷言盡傷枉史採之上於明堂

帝曰俞哉是協輿望

朕豈有愛而不汝揚亦匪汝私汝節則臧乃命睢人伐石崇岡乃築之基乃樹之坊烏頭雙表絢茲門墻表厥禮宗卓然煒煌有嵩則高有河則長河流山峙令聞不亡

張楠偃師瑞穀頌（康熙二十七年秋八月偃師縣廟前村嘉禾挺生一

莖三穗申報

上聞

天顏有喜一時稱瑞僉曰

帝力致兹天休爰作頌曰戊辰之歲稽事有秋浮丘之野

惠我興謳靈產嘉穀瑞靄平疇一莖三穗今古稱

尤豐年兆慶狼戾盈囊遺秉滯穗曷承兹休歸之

于天寘穆維幽還之于地大塊悠悠問之農人孰

悉厥由海隅丕冒懿德作求嘉祥聿至允升大猷

恭紀

萬壽宮告成頌并序

臣盧焯豫省

萬壽宮成督臣士俊既恭記緣起本末復為賦一首推

揚我

皇上盛德大業以配九如之頌傳示萬世永永無極臣

焯至愚至陋雖處管窺天導涓宗海何足以述

聖德之萬一顧惟唐虞之世上有賡颺之盛而下亦不
遺於康衢擊壤之歌華封之祝塗巷細民猶能歌
詠太平彰於史冊況臣蒙被
聖恩備員守土仰覩
乾坤之容日月之光雖詞不能宣而鳧藻踴躍忘其陋
愚謹撰
萬壽宫頌一篇以紀
鴻庥以申頌禱其辭曰我
皇御極登三咸五
淳化郅隆
闓澤宏溥夙夜以興惟
天惟
祖
大德必壽萬年有祐拜手稽首六服來同荆河惟豫是
曰土中
五雲日近咫尺嚴通會同有繹祝釐之

宫煌煌大程高於醫觀地則將與其設御安大臣新之
其將開宮闕宮錦月殿綠霞鎮乃詢言卜乃勸鴻
樣乃開基棟乃為黄為龍規天矩地揆日設周襲鼓
勿亟成亭而起
座遠鈞陳星躔紫極
宸幄斯啟祥光瑞色玉砌蟠藻琳璣殿異開翼雲開衣
冠綏緩其旁直廬其下廻廊其偏複閣其進曲房
其高
丹扉其旁紅墻其東馳道其路紅綠楊柳春榭秋花綬
奇葩靈踞清波澗猗翠蘚碧沼盈盈香雲靄靄蓮島
浚湖勇壑託大皇哉餘糈列星有基登登鴻鴻不
日成之匪惟成之勸然
天施惟成惟天惟日惟時惟聖提控元翔令辰而於是
條述祖公旬大統雖笑盛天寶賓以告
聖身歷千萬春秋學惟中土東紀解繼采天車所指舜琴所
遊而發所為詩三所命開運之治如福定周北臨

清淳東控淮甸瀆繞其股嶽環其面風雨會和山
川沃衍沐浴太平歌舞忭忭洪惟我
皇化被九有
恩及豫人
元后父母豫人偕來大小稽首惟天地久惟
聖人壽
新宮峩峩左城右平鵷鷺既集簪裾既盈百辟卿士
趨蹌無譁於萬斯年頌禱同聲角亢之垣壽星之
莅嵩少之山三呼之地
天錫純嘏豫也實萃　小臣　作歌以紀
聖瑞

張鳴鈞中天日月光華頌　頌八章以德動天監祥　開日華為韻　祿當中

土象拱

天樞淑氣氤氳啟乾坤之道實太和摩盪函緯汁之精

華楷之古圖書文字闢先於河洛原多靈既驗之
今日月五星會合於娵訾早契
真符兹歲值單閼律中姑洗十有五日月華見於中
宵歷時戌亥子丑之久二十六日日華見於正晝
歷時辰巳午未之久奇章異采灼鑠紫虛聯耀重
輝繽紛碧落再紀之始叶
龍飛而天寶凝祥當陽之亨躔旦旭而金輪煥彩比坎
離之交濟觀聽共慶升恒繼晝夜以長明
歷數咸占悠久鈞生逢
聖世司臬汴城快覩慶雲恍覲
丹陛愧乏蔚宗巨筆循天保以賡
皇庥謹抒榷怍赤忱紀時日以申
賀頌頌曰欽惟
一人克明
峻德晃朗太虛二曜維則迭運氣氤循環不息度叶
璣衡出入罔忒照臨無私以光九域

治行元化四靈畢貢沖氣致和天地虹洞東沼祥騰
西陂瑞璧
天子履由蒸蒸雲動
致與帝午文采炳天陽充子半顧姚生妍重輪重
徳曜合琴聯輝乎嵩室媚乎洛川歆靈孕精融規
瑩瑩燭石陸離金波瀲灔恍奏雲門廣樂渢渢小
大輅首啟承
天造
亭崗桂石又安豫梁足民首政利普開荒日月垂象寵
錫嘉祥時
入告濟其訪協
九重江深
閶闔初開慶雲爛縵露近蓬萊
亭雕詠幾
天春適來蚕康熙載
壽曰欽哉臣之春

君如月朝日雖昊其叟月朧其靄上下泰交聲名洋溢
扶藻數陳允垂史筆人中麟趾
聖主褒嘉庶績益懋大瑞頻加歸之我
后受禄無涯小臣載歌復旦光華

月光華頌并序　張建德中天日

稽古至治之世和氣翔洽神人感孚光氣現於山川菁華發于卉木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大瑞上瑞類非一徵皆足昭示臣隣垂聲金石至若日陽月陰騰輝布彩竝吐光華炳麟千古則自有史書以來惟一見于中天之載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此帝之歌也日月光華弘于一人此又八伯之咸進稽首也豈非神聖在位察璣齊政類帝禋宗元首明股肱良百工咸熙四方風動乃獨有斯慶歟洪惟我
皇上
功符覆載
治美勲華

麻徵嘉瑞駢至疊來歲在旃蒙律中姑洗日輪重抱
五色璀璨卿雲環護若烟非烟豫省臣民萬目仰
瞻靡不歡躍忭舞稱從來未睹之瑞而是月之望
則月華見于汝寧亦復光燦五色旬日之間千里
而近日月重輪祥光疊曜中天聖瑞載現
天中昇平符象莫斯為盛制府作賦敷揚
麻美明明爛爛遠追八伯之歌而方伯康使咸有頌
章誌一時盛事建德自揣不文日月之光無能畫
繪而葵藿所向實切悃忱敬仰之下獻頌十章愧
無彬蔚之觀祇述升恒之慶云爾辭曰乾闢坤闔
地維天綱東日西月夜陰晝陽若木之暉閶扶之
光得天久照運行有常猗惟我
皇澤敷九有甘雨祥風人安物阜化浹根荄靈呈飛走
百福薦臻
純禧孔厚歲當單閼時協陽春天澄六宇日現重輪
紅黃匝匼紫碧繽紛若抱且戴歷未始辰影布九

霄雲垂五色非繪非圖如組如織的爍龍鱗襹褷
鳳翼瞻之在前視不可偪是月既望亦燦其華銀
蟾吐艷金粟分葩層層列綺疊疊鋪霞非秋采烈
竟夕光賒爰測天中實維豫土星會娵訾河清底
柱
盛世祥徵百靈翕聚二曜同明萬物爭覩猗歟上瑞
古所罕聞光華復旦糺縵卿雲惟有虞氏為天下
君靈昭圖象煥睽堯文我
皇之德參天贊地我
皇之功超王軼帝瑞不勝書福不勝計乃竝中天見茲
神異星環紫極地拱
王畿跂烏彩疊顧兎光圓宜宣簡冊入告
彤闈丹青煥色藻火增輝制府河東
熙時岳牧拜手賡歌喬皇紛郁敢踵鴻篇敬陳尺幅
願祝
萬年永綏

書

漢鄒陽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廼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

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劒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宫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摺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

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秦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而彊霸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

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厚德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容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

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而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墻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闕公

許昌報曹操書

明公布大義于天下而建取自樹非某之所敢知若猶是漢也某敢不臣哉敢拜嘉命之辱

許昌與張遼書

魯仲連東海之匹夫耳為齊下士然且義

不帝秦職為通侯列漢元宰
獨可使負漢耶子且休矣

魏曹植與楊修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詞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

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

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録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此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

晉摯虞駁河內宜立學書

河內太守魯夔使民二百家共立一學未成而司隸奏以違法尚書郎中騎都尉臣摯虞駁夔為近畿大都朝所委任親臨民物足識事宜累表仍上求二百家立一學是其留心學校必欲有成也

唐韓愈與少室李拾遺書

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上引頸東望

若景星鳯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寀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已來於今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寛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槃彊梁之兇銷鑠而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來踊躍悚企頃刻以兾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

高秩如是則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為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由拾遺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

宋謝絳遊嵩山寄梅殿丞書

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旨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嶽太常移大府用蕆祀摠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自緱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中峯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僕為人間事所窘未遂也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為山水遊侶因丞與之議皆喜見顏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上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翌日過緱氏閱遊嵩詩碑碑甚大字尚未供工瑑鐫尋子晉祠步野輾道入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是

夕寢既興吏白五鼓有司請朔服行事事已詣新
治宮拜真宗御容朝罷山巔至岱經中院始改冠
服卻車徒從者不過數人躋攀遂行是時秋清日
陰天未甚寒晚光照谷峯巒泛壁正當人力清壯
之時加有朋輩共樂之適升高望遠氣象心界過
磐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窺洞壑名微陰者久之
道徑差平則陟躡以行所崖斗甚則皆屬以進窺
王女宮池泉石一試異窗亡宮遠遷至八仙壇
慈三靈石湖訪碧雲不復存矣考宮三君所賦亦
名過若宮年是亨於一經上凝歸多體最迢最光
到永泉泉少最高數是泥險食飲從容闕齊封崖
巔下瞰群峰乃向所跂望謂非羽翼不可到者皆
培塿爲邑居樓觀人物之影視若蟻壤世所謂仙
人者僕未知其有無果有則人世不得不爲其輕
蔑矣武后封禪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著姓
名於碑陰不虞後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空無字

處觀聖俞記樂理而下四人同遊鐫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於此當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詣晝東峰頂既而與諸君議欲見誦法華經僧永叔言聖俞嘗言斯人之鄙恐不足牽損大雅僕强諸君往焉自峻極東南緣險而徑不三四里法華者栖石室中形貌土木也飲食猿鳥也叩厥真旨則默語善答不可具道所切當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何由雜今之人念念在散亂何由定師曾永叔笑道既異最為辯士不覺心醉色怍欽歎忘返且恨聖俞譏斥也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纖翳萬里在目子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絕世間處盤桓立清露下真覺冷透骨髮凜體將不堪可方即命張燭具豐饌醴酒五人者相與岸幘褫帶環坐滿引賦詩談道酒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也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午

聞至中流中戲出登封西門超潁陽宿金店十六日晨發穎殺磯望太室猶在後路由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覩少室之美非由登路則不能盡詣邑人謂之健子山真得其狀自此行十七里出潁陽北門訪石堂山紫雲洞即邢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峻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有大洞容數畝水泉出焉久為道士所占燬烟熏燎又塗墍其內已成邑宰從而出之此間峰勢危絕大抵削向如巧者為之人嘯壁有若田字云神清之洞體法雄妙蓋蘇老峰之亢諸君疑古昔蘇自嚴文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少留數十刻會將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馬上粗若疲厭則有師魯語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絕倒豈知道路之短長也十七日宿彭婆鎮遂緣伊流涉香山上下方飲于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末及此凡題名于壁于石于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大凡出

東門極東而南自長夏門入繞嵩轘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矣而切切未滿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既還府恐相見次便有塵事浸汩故急寫此替報庶代一夕之談

明何景明擬與藩司論賑濟書

頃者朝廷以淮西告災蠲其常稅命守臣存撫賑貸此主上俯念元元之意惠甚渥也今郊壓鄉閭之民捐室廬去田畮訣兄弟叛父母而出者聞皆棄其妻子身為奴婢甚者棄尸於道路百不存一其未徙者又皆覆釜闔室坐以待斃有快於速死自經樹枝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未哺往事已鑒而來勢方迫此正執事者所宜控竭智勇舒遐猷布隆惠以寬民生承上意之日也然而利害之實不省緩急之端昧序內無存變之卿而外無應務之策甚非所以謹生齒之大命彰主上之實澤者也竊於執事有不取焉誠使僕開其利害

執事試聽之今為民計大率利一而其害有三徵求之擾工役之勤寇盜之憂此為三害而所利於民者獨發倉廩一事耳利害不竝施而多寡不相敵今徵鷹犬者使吏執箠索民出錢又胡椒布枲鞶纓諸物屢下於民需價價之價倍而民實不得又屢取絺綌使女無餘葛此皆非賦之斂不貢之供猶日繼不絶是徵求之擾尚在也王府黄河之役築城修塋之夫丁連老羸扶顛起廢裹糧數百里死者已半而莫為中止工役之勤如昔也前者因民刼掠為盜下令各鄉置捕詰之役似為便宜然捕者乘機生奸深察旁逮平日無賴子弟為之爪牙羽翼家歴戶至殺人牛馬取人貨財盜未及除而良者蒙禍有司因循莫為之省是盜賊之憂尚在而又倍之也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其弊反甚倉舍一啓豪强駢集里胥鄉老匿貧佔富公家之積祇以飽市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曽不得見

糠粃富者連車方輿而貧者曾不獲斗升又鄉民有入城待給者資糧已盡日貸餅餌而卒不得與比其少得不足償貸反因是致死耳聞目睹可為痛惋夫欲有所與必先為去其所奪養馴兎者不蓄獵犬植茂樹者不伐斧柯以其近害也故止沸不損其薪徒酌水湢之沸不見止養人飼其口腹而封其股肉終不得活今三害未去而欲與一利以救民之凶何以異此也

南憲司書　崔銑

復河陳百户廉奉鈞令來語僕諸公欲將新毀道觀立後渠書院新清理貿郭官田徵賦俱永俾寒户為業夫公卿不優禮耆舊而起生徒久矣諸公高義深所欣慕士業有官學而又立書院則居之者有異所必得抗志古昔修業科舉之外者方稱之今難其人士生熙世垂涎榮利千百其思以冀必然故近者舉業靡濫經旨盲迷僕老矣又可助之乎僕山東人自王父以來皆

沾一命家于相者七十餘祼先人所遺屋不華可以容膝田不饒可以餬口僕又早失先室一婢給灑掃一子能自力食不敢苟慕他人財一孫甫成童僕所費一飯一蔬一褐一葛所玩古易論語亭下修竹十竿又愛古人好生非祭不宰雞鴨此外皆長物也自知福薄分足敢固以辭請望鈞令勿再布以動漁者之妄幸幸顧諸公擴此心更加惠於疲民寒士則愚老式同大慶未申面謝不勝愧謝之至

王廷相答李獻忠救荒書

某頓首堯湯水旱民無菜色由備預有素荒無事於救也成周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民其次矣以後世苟且之政視之亦邈乎不可及者故曰救荒無善政益民之食至於荒歉勢危迫矣安得從容和平之意行之伏承執事以救荒事宜下詢敬疏其古今所可通行者數條用備採擇惟敎之當夫荒歉之時百姓乏食自活不暇矣而

官司不省事者遇災不行申達既災之後猶照舊貫追徵稅糧是已病羸之人而復勞苦安得不斃故流殍載塗閭井蕭然禍民深矣停免賦稅宜為先計一也荒年不足者多係貧下之戶豪族大家必是蓄富若勸諭之法不行使官司米斛不多雖有銀錢無所糴買亦將無以受實惠矣故立勸賞約束如冠帶義民之類令之輸穀助荒以續官司不及二也穀少則價貴商賈細民貪利必輦販處之穀以售於荒歉之鄉若官司惡其貴而減其值則商賈聞風不來穀無由至為害大矣當出榜禁諭寧許有增不許有減則諸處商穀必為輻輳價不待減而自平矣三也民既流聚他所若無處置之法則棲止無依必至困極為盜豈荒之民饑弊矣富鄭公在青州河朔之民流聚日衆公乃使之散入林落坊村僧寺及公私空屋各隨所宜居之得公私粟二十餘萬斛計以籌書約以日期出納

之詳一如官府比麥熟還歸得活者數百萬口比處流民於豐稔之州四也細民實救之正公私尚多通欠況此饑饉焉能一遷停可遂處出糶禁革但係公私一切逋債俱爲停止待稔徐追以致流亡五也賑濟之法當在簡審賞惠使主者不得其人則吏胥作弊戶籍無實富者有望容之費而貧者有赤子之嗟矣故當選委才能之官以主其事使在籍皆貧下之人而在官吏胥之徒不得以肆其奸則濟荒雖無善政而亦稍爲得法六也荒歲已矣及今田禾有望亦可安集但百姓既已缺食焉得種子可於口食之外再有牛穀種之給使本無有所顧戀不至盡爲溝壑之委七也大抵救荒之策先王三年九年農有餘積上也平糶常平義倉社倉預備之政次也移民就食煮哺糜粥下也今所請救雖非預備之善亦隨事措處之法救荒之論不可不講者但即今三月將屆田野之外菜

芽木葉皆可採食若錄米散賑得宜再有牛糗種子之給未流亡者必不輕離鄉土而已流亡者亦聞風而歸矣其餘復時繞不及事者不必講可也執事憂恤民隱必有高見以為何如

劉理順答孫白谷督師書

治愚不知兵事茲數日内連讀台臺籌畫知賊可計日而平如武穆之殄楊么也雖然杞人私憂亦有願聞于左右者大凡兵未集患無兵餉未充患無餉兵集矣餉充矣患律不明而氣不肅律明矣氣肅矣患權不一而衆不協權一矣衆協矣又患發之猛而謀不密前此之條進條退條合條散條勝條敗而迄無底功者坐是失也今邊兵縞至驕將懾心三晉輸運鐵南撥留部署各營燎若三辰申嚴斧鉞勢成指臂數者俱可無患矣乃此舉係天下安危非直豫楚兩省如藥之劫劇博之孤注斷不可不動出萬全而徼幸於不可知之兩陣間也竊新

并曹其部曲疑矣能必其真為我用乎偽官徧布其黨與分矣能必其不互相應援乎李中狡猾竄伏山中能必其不為後患乎荆襄水鄉西北士馬能必其耐彼沮洳乎左跳然驁狂逞無忌能必其不懐猜懼乎之數者皆長安縉紳苦心焦思而食不下咽者也諺云費底智不令留異日此其時矣天下事非威不強非智不獲非虛不益非慎不臧敵不敢避冒昧之嫌而幸勝附聞仰希台鑒嗤真過計矣

答秦懷王開府書

其間成大功者存乎識與膽而已兼斯二者百戰不殆明公愷悌舊澤久燒卓魯剿撫新猷再追方召受事未幾三捷馳宣且縛取逆賊生致闕下恢復大器寶已來聚目中豈曰管窺斑一史稱李光弼入汾陽軍壘壁改色視此決策解圍刀戰殄寇者難易虛實何如耶目今節駐河南鼓勵將士接引餘黎深得進勦撫宜李際遇逋伏山中游魂假息

諸偽官沐猴而冠釜底待擒兼之卜陳二帥各建奇功鋭氣方張尚何衆寡强弱足慮但練兵積粟為有進無退計經營告成可計日而賦彤弓也以明公之識若膽知之佇俟佇俟孫白老何日出關曷早期會共成犄角白老曾貽書敝鄉深以軍餉不足為慮趣此秋成收買本色以為接濟實萬不容已之圖明公或已有成畫乎近有獻議於當事者云耑聯土寨安疆制閫反掌之易大老力主其説夫兵有奇有正有虚有實必正與實不可勝者在我而後奇與虚可相機而施若徒以口舌約結遂欲收指臂之用而成戡定之功恐塵飯土羹難以果腹敝鄉事不堪再誤其關於事機不小也附聞以備

裁鑒

答張留孺按院書

恭誦台諭敝省今日益無處非災掠之區矣數年以來丁壯幾盡兼值新挫其何能支所恃者明公雄才大畧海内所瞻且叱馭兼程士氣自倍彼

假息游魂度當捧首遁耳方今局勢望援如西江之水而驕悍不用命者又同捕雞之猫惟募練鄉勇差有著落雖目前潰敗覆轍當更然訓練未久兵豈受過況勦除之事未知終始恐不可以懲噎而廢食也以明公成畫頒布郡邑擇能者與之共事轉弱為强安知不收奇捷於異日乎禁旅發矣計不日抵汴相機操縱俾師行有紀而惟寇是求明公饒有妙用無私呶呶也桑梓迫心語無倫次仰惟崇鑒可勝悚然

王斥上邑侯書

比見足下繕城浚池之令沓然竝下人樹予蔭孔逸且康幸甚然私竊有未安者弗敢自匿謹冒昧陳之時詘舉贏在昔所戒用一緩二仁人之心傳曰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方今蚩鼠為災麥禾不登民失其天道路呼嗟即不敢冀長民者繪鄭圖而發汲倉亦何至殫民力於百役竝作使顛闔從旁歎其必敗乎或曰忍痛彈疽捽髮拯溺非善痛

而賤髪也害有甚於此者也夫人即死饑死役賢死賊刀頭焉逺矣而況生是索也繁役何病噫是逃虎投谷之說也道有猛虎食無失人未見虎而先投於谷甚愚者弗出此此矣今以未即死賊刀頭之人而責以死饑死役是何異不必死於虎而求速死於谷者乎按魯莊公二十年春作南門懲梁禍也非可與阿房章華金仙玉真之役同日語也春秋猶譏矧用民有殍父子作捄荒奇策耶原其意雖云美而措諸行貴盡善譬之室有病者其父兄為治之初非有怨怒也茍一人云應鍼鍼之一人云應藥藥之人各異方温涼雜進則是人者不死於病死於醫矣今之役實不幸類此本以禦寇也寇未至而役之為民寇者已入其室集厥躬不亦甚哉或又曰弗以累貧不能自存者素封是誅不思素封者初無神輸鬼運之術也不過乘天時貪地利而今天不雨土不毛其剖而食此塊耶且

素封之家其人也十中人出亦如之比歲非河伯不仁則魃勝為虐徭賦繁急家無一年之餘計地輸輓而外乘城者非束芻也加至數十人捐助者非點金也多至數十百兩此孰非剜肉醫瘡而終存見少其何厭之有汲者不舍深淵與溝澮同涸童子操烟崑岡與握薪俱盡古有巨無霸偉人也食百侏儒會暮當飯無霸與侏儒朽若一腹今侏儒飯五十日始許無霸食則有死無霸何也受者殊耗者均也今動曰某某富誅求無藝是為無霸一飯當侏儒百應五十日果然也有是理哉誠緣斯道勢不驅富悉貧貧悉盜不已恐非天下之福也且登丘夜呼竟成齊讖驪山狐鳴卒夭秦祚獸窮斯攫人窮斯亂此往事之明驗也是可不為寒心哉斥愚謂酒多酌則多辯令易從則有功如先城池後先池城後相時而舉事留餘以息民康侯所謂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也今有人

明如離朱聰如師曠巧如公輸子專任一伎各足以自効苟使之目數蜚鴻耳節鳴鼓左手運斤右手執斧則不能善一事勢固有所不可也舍其伎之所足効而責以勢之所不可雖有智者不能為之喻矣語云莫三人而迷貴博謀也斥頑寘不足與計事幸足下以其書付通國議

皇清傅而師上田邑侯書

某等受明公顧復之恩於今五年矣念至德之難酬卜臥轍之在邇此如嬰兒將免於父母之懐惓戀恩勤出於天性不可強也夫使為父母者即有一二事稍稍不慊於其子弟為子弟者猶將念其顧復之大恩而不忍言況本無一二事之不慊於心又當將免於懐之日乎惟是苦言之藥重於古而幾諫之義訓於聖則抑有一二事相商於前諒父母必以為愛我也而疑之夫敝邑之苦多矣姑就明公之所未盡知而某等之所深憂萬難支者上許藩

一者因丁行差之當革也從來鐙錢起出差以鐙行從無以丁行差者有之自敝邑履畝者始從以聲積之狀又值在得之年忘其五日京兆遂創千秋屬階然猶曰暫行一時每丁征銀不過一錢耳豈意相沿成習流毒至今竟浮加至六七兩矣夫先丁正額止於三分征至一錢業已三倍民不堪命況又百倍其間乎且其弊甚至於現在之丁陰去其名既亡之丁頗入於籍奸胥按籍而加里書循名而索死者難捕其魂生者代剝其膚是生者為死者任賠苦也又其甚者六十以上國所養者昔無丁而今有丁十六以下國所長者昔無丁而今有丁甚至於無子之寡婦亦無一而有丁是無丁者又為有丁者任賠苦也諸如此弊明公豈盡知之所宜毅然力革以救目前以杜將來者此其昔一者戶口食鹽之當清也敝邑鹽引新舊額數止於三千七百二十張保正八十餘處戶口衆寡

不一每户每季有輸銀二錢者有三錢四錢者若樂相懸約畧計之已加派至萬餘矣且其弊甚至於户書科派那移無論村落大小任意增減其數保正加征賣放不計家口多少一例輕重其罹且又有巡路每引一錢之陋規且又有經承每引一錢之常例且又有市棍包攬之愚弄與夫催差酒食之指勒以致存者賦無知矣去者歌適彼矣又其甚者既去之户無可追呼則總加於未去之身未去之户借名流亡又别加於現存之鎮諸如此弊明公豈盡知之所宜瞭然清查以救目前以杜將來者此其二一者催比用刑之當寛也夫鞭刑書以救世用重典以止亂雖為前人所不廢原其設立笞刑之意輕重固有三等上刑止可加諸盗賊人命衙蠹市棍之害民者其次則刁頑健訟者用之至於追比錢糧不過薄責示懲無適

朝廷正項而已敝邑素號淳樸正賦從無挂欠以無虞

過煩駁扑逝者比較浹旬箠楚竟日想或盡剮軍國重計不敢過而問焉第見血肉交流號哭相向聲入於耳狀慘於目始而變產支應今則無產可變矣始而稱貸號籲今則無門稱貸矣始而賣妻鬻子今則無妻可賣無子可鬻矣況此受比之人原非拖欠之人秖緣瑣尾日多代剜犍鵲及至羸肌已盡甘受折楊明公天性慈仁豈忍池魚之殃慘痛至此所宜惻然寬省以蘇欲斃之魂以肉垂朽之骨者此其三不但此也外此三端厥有三空徵獸炭而焚林需黃精而斸雪何首烏竭矣悔神農多此一書百合山藥罕矣恨大地寬生二物若是為草木空羨角鷹而絡野漫道網疎思雕翅而籠山祇因毛貴借皮為衣何處狼子野心緊腋搬白頻覺狐鼠皆實若是為鳥獸空昔也清風定蘭若地有金蓮今也輿隸過祇園樹無銀杏若是為梵刹空不但此也合此三空漸成四盡民之安土

重遷者有雁嗷鳥啄之歌而人盡民之安家樂業者有草黄人行之嘆而力盡且也機絲虛夜月而杼軸盡禾稼成草萊而耕耘盡凡此四盡公豈盡知之豈盡信之不過内而衙役叢其姦外而保家逞其私噫明公宜急知之宜盡信之矣其初或因時勢之窮而為目前權宜之計此後亦當為萬全之慮而不可留人藉口之端事不自明公始之而自明公止之此固今日尸祝他日歌思而難窮即自明公始之而仍自明公止之此亦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而非晚某等誼關至切情難緘默惟知苦言之利於疾而遂忘幾諫之過於戇惟明公熟慮而寬宥之幸甚幸甚

湯斌與宋郡守書

續冊一事仰荷嘉意釐剔真利澤無窮報竣之後聞復駁回即向趙尉處取鈞票公閱仁言利溥不禁加額相慶吾睢何幸得執事直究利弊之源為吾儕子孫計永久也獨至傜役大軍不

折一語則不能不竊有請者睢陽衛地共有四項
曰大軍曰新增曰餘屯曰徭役弓口惟徭役以二
百四十步為一畝其起科獨少大軍新增餘屯三
項總以三百步為一畝約計小地十畝折行糧地
八畝猶之州地之二畝折一畝商丘等縣之或四
畝折一畝或三畝折一畝之不同雖創始莫能詳
求而奉行業已久遠此前代二百餘年之遵循亦
皇清定鼎來所率由而未改者迨庚子辛丑間盡書詭
影過多錢糧難敷遂有以大軍三項强作小畝派
糧者是名為擠地年來追比不前逃亡相繼上以
悞官下以病民幸執事犀照破姦杜絕永弊正萬
民更生之會也而衛書輩久蠹其中視為利藪擠
地既久而詭影愈便故朋謀密議必不肯盡行清
楚今乘鈞票一言遂公然號於衆曰大軍與徭役
一同不折已奉本府明文矣竟將肆行徵派士民
嘵嘵莫知所由某等深知執事軫念窮黎之慈衷

與釐姦剔弊之盛心必不令蠹書假借使版籍紊亂士民無所控愬故敢合扎奉啟乞發鈞示令各項地畝槩從舊例不得那移紛更庶里役無以借口矣總之衛地自經丈量之後花戶與地數皆可按籍而求除徭役一項外凡軍新餘屯查續冊內小地十畝者赤歷內註地八畝小地一頃者赤歷內註地八十畝則從前之擠地自去而當年之舊例自復在蠹書之言必曰依小畝則足額依舊例則不足額不知

地猶昔日之地

本朝賦役全書額地額糧悉依故明之舊昔何以大畝而足額今何以必擠地而後足額此非說影之地多即續外餘地之未報前屢奉明示令花戶自首四鄰舉報不啻墨盡頴秃矣今竟有花戶報冊在官而里書遺失無存者夫欺隱而不報者責在花戶已報而遺失者責在里書里書所司何事託言

遺失果否出自無心總之不欲地畝清楚耳其等以為詭影之地纏外未報之地未有里書不知者總責里書勒限清報期於大畝足額而止既無虧於國課復有利於民生澤及千家恩流奕世州士民惟有焚香頂禮而已事闔民瘼伏惟鑒照

啟

唐柳宗元上裴晉公啟

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在史官然而申甫作輔方召專淮夷之功魏邴謀謨辛趙致罷羌之績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叶德一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右北服恒陽略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勲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猶

欲振發枯槁浹洽潰汙罄效蚩鄙少佐毫髮謹撰
平准英雅二篇悝懼不敢進獻私願徹聲聞于下
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
言惶戰交積無任踴躍屏營之至

上河陽烏尚書

啟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勳烈兩河定亂三
城建功鼎彝竹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控制東
方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屏棄退壤而範闈
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以備戎伍夙夜踴躍不
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莫大之積重復
增崇小子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當具
箋扎拂練緗替揚大功垂之不朽曉望
霄漢戀慕交深冒瀆威嚴伏增戰越

宋蘇軾上虢州太守啟

伏審光奉宸恩寵分郡寄惟
此山河之勝宜膺師帥之難
凡在庇庥莫不欣忭切以弘農故地虢國舊邦周
封同姓之親唐以本支為尹富庶雅高於二陝蔚

花不讓於三川韓公二十一篇風光咸在賈島五十六字景色如初有洪河涇渭之饒被女郎雲雨之施四時無寒暑百物豐盈金穴充物諸邑良材松栢[illegible]給如無[illegible]貂[illegible]稱[illegible]有道山之況魚肥蹴[illegible]從[illegible]國滑口之風自宜巨擘不輕微守茲來者未嘗淹久而優恩已見遷除於總一班之榮翰則入六曹而侍從前人可考新命何疑伏惟[illegible]府某官學造淵源道升堂奧精微出天人之蘊奇明窮性命之微中外屢更功名茂著鎮虎暫淹於百里朱軒聊寄於三堂仰望精微從登民社命倌星言而夙駕思成道化乎其民某任廢實職實條俗吏久仰圭璋之望素欽星斗之名豈謂此時獲依巨庇惟良作牧已興來暮之歌謳有績自天惟恐別膺於綸綍無任丹懇倍切馳情

蘇

轍上河陽文侍郎啟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判府

司徒郎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言而四
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為而庶務以成此朝廷所以
遲遲于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睠睠於保釐之命
顧惟出處之義實繫功名之終留侯志於赤松晉
公安于綠野油然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城密邇
全洛政獨止于民社樂有助于林泉道大難明信
後來之莫繼民猶思
治恐久安之未遑

張方平知陳州謝啟

伏以太皞之墟肇自上皇之世有為之後爰闢畋德之封承京師首善之流實勳舊均勞之地祇膺朝命溫領藩塵伏念方平平世為修嚴封之用添更臺閣之要久恩戶牖之嚴海島暫留亦受大牢之饗風霜忽過豈謂雖奏之和頃解郡章薙歸里社冀安末節遂以窮年撫跡閑曹分從於塙廣長民近輔復被於詔除此蓋某官秉國治均贊時化育忠乘通于百志燮理周于萬微大道甚宏至誠斯格致不仰庶

存錄自力衰疲吏礪鉛刀聊施于一割所
憂駑乘難致于長驅過此以還罔知攸措
留草上

韓相公赴許州啟

伏審遠持信瑞入奉淸閑假泰
並以款辰命館人而飭駕百靈
齊衛宜無陟降之勞六氣節宣當逆神明之適伏
以判府相公材爲人傑行備天常由堯舜之盛時
紹章平之慶閥忠純之操實注於三朝愷悌之風
儀刑於四海比較廟堂之任少留藩輔之雄力抗
至言屢辭於榮祿眷求舊德方屬於上心用均邊
閫之勤就易鄉邦之便衛革金軛已嚴入覲之裝
衮衣繡裳行允公歸之望佇府輿冊首秉鈞衡深
處勢多奇誤知最久持心素厚未忘墜屨之微引
脏永懷已動掃門之喜更
冀上爲宗社善保寢興

贊

漢張衡南陽文學儒林贊 南陽太守上黨鮑君愍文學之廢弛慨儒林之陵遲

乃命匠修而新之崇肅肅之儀揚濟濟之化

魏曹植太昊庖犧氏贊 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名官法地象天庖厨祭祀罟網魚畋瑟以象時神德通玄

帝嚳贊 祖自軒轅玄囂之裔生言其名木德治世撫寧天地神聖靈察教訖四海明竝日月

禹渡河贊 禹濟於河黃龍負船舟人竝懼禹歎仰天予援大運勤功恤民死亡命也龍乃弭身

巢父贊 尭禪許由巢父是恥穢其洄聽臨河洗耳池主是讓以水為濁嗟此三士清足厲俗

嵇康許由贊 許由養神宅于箕阿德貞體全擇日登遐

原憲贊 原憲味道財寡義豐栖遲蓽門安賤固窮絃歌自樂體逸心冲進應子貢邈有清風

襄城童贊　奇矣難測襄城小童倦遊六合來憩茲邦

晉郭璞嵩山太室贊　嵩惟嶽宗華岱恒衡氣通元漠神洞幽明巍然中立衆山之英

陸雲王子喬贊　遺形靈岳顧景亡歸乘雲倏忽飄飄紫微

庾闡孫登贊

靈巖霞蔚石室鱗搆青松標宮蘭泉吐牖龍奮可遊芳津可漱玄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凝氷結撲熙陽靡煥潛真內全飛榮外散凝崖高嘯希風朗彈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遠隱不巖元疏不標或曰先生晦德逍遙嵇子秀達英風朗烈道攜薰芳鮮不玉折兆動初明妙鑒奇絶翹首杳冥仰想元哲

北周庾信黄帝見廣成子贊　治身紫府問政青丘龍湖鼎沒丹竈珠流旌雲

即雨落木先秋至道須極長生可求

嚴子陵負薪贊 披裘當夏俗外為心雖逢季子不拾遺金禽巢欲遠魚沈惟深清聲滅跡何必山林

孫叔敖逢蛇贊 叔敖朝出容悴還家母氏顧訪知理怪蛇爾有陰德陽報將加終為楚相卒有榮華

張良遇黃石公贊 張良取履跪受無辭兵書一卷長者三期昔稱韓相今為漢師穀城餘石還歸舊祠

鉏麑見趙盾贊 趙盾將朝端衣整笏鉏麑受命衝冠怒髮惆悵賢臣顧瞻城闕利劍不抽青槐先絕

唐柳宗元伊尹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

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行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逺哉志以為誨

宋王曾河圖賛

河之圖兮開天地賾五十有五兮陰陽相索惟皇昊羲兮肇端乎神畫心鈎契兮不知其千萬年之隅

洛書賛

洛有龜兮負文錫神禹兮彝倫夏商之季兮汨堙箕子載陳兮皇極為之一新萬世之大範兮存乎其人

朱熹程顥賛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頤賛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邵雍賛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靜裏乾坤

富弼賛

慶歷人望元豐老成

片言折敵兩朝握兵恩沒南北

壽配岡陵嶽降星隕始終之靈

明李夢陽殷三仁贊 殷衰厥馭奸宄帥師天乎下畄神罔攸依國既顛越我寧獨支

何其發嘅決于二師三諫遂行允哉脣思右微子

於惟哲人知微知彰譬如滔天涓涓是防象箸道奢瓊宮兆亡鼓琴自悲過衛佯狂洪疇剋聖朝鮮錫邑右箕子

箕啓存祀干以殺身殷稱七竅孔贊三仁烈烈太師實惟國貞人之云亡邦是用傾鹿臺玉焚麥秀吞聲右比干

薛瑄曹端贊 贊純氣清理明心定篤信好古距邪闢正有德有言以淑後人美哉君子光輝日新

箴

漢揚雄豫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洛是經滎播枲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拏廬廬相距夏殷

不郵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隅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恤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中葉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魏擅命文武孔熾恭臨作琢成康孔寧至幽作佞誒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敢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于季世放於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於孫子王赧為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崔駰河南尹箴

茫茫天區畫冀為京商邑翼翼四方是營唐虞商周河洛是宅成王郟鄏以處鶉墟諸夏勁強是從是擴微衰諸侯師尹不匡霸奪其排宗器以分周籍遷齊九鼎入秦

崔瑗河堤謁者

伊昔洪水浩浩滔天有夏司空爰奠山川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為砥柱率彼河滸大陸既礙播于北[illegible][illegible]漯岱[illegible]沂泗從流江淮湯湯冀宅乃州滄當[illegible][illegible]東注於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爰乃

周衰夏績陵遲導非其導理非其理八野填淤水髙居民溢溢滂汩屢決金堤鉅子瀑浸宣房作歌使臣司水敢告執河

論

漢孔融汝頴優劣論

曰融以為汝南士勝頴川士陳長文難之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頴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説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頴川雖是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稲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効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頴川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頴川雖多聰

明太有能雖妻姪賊者也汝南李洪為太守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闕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潁川雖尚節義未有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文仲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為田郎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唐皮日休晉文公不合取陽樊論

三代之賞臣下以爵不以地以名不以器迨夫後世廢去古法能立一功者先伺君地焉能立一勲者先窺君器焉由是於魯有三桓於齊有田常於楚有白公賞過僭生從來尚矣且姬之列侯守其本封賸其上爵賜之以斧鉞分之以鐘彝休戚其民生殺於國其貴已極矣遇天下無事則行其德化奉其貢職居則待乎巡狩行則赴

於會同遇天下有事則用之以鐘鼓行之以征伐上以定王室下以正諸侯直侯伯之職業也是常節也苟天子有錫宜以德讓之豈當更受其地也苟讓不獲聽受之者其爵可也其器可也且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則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既侵天子之甸猶削枝者必及乎幹剸肉者必至乎骨何者勢使之然也如晉文既定襄王於鄭郟王勞之以地陽人不服晉侯圍之乃辱其宗祊苦其人民虐其甥舅嗚呼其亦不仁矣是晉文雖有入天子之功而有陵天子之威也當王之賜宜讓曰臣重耳以眇眇之德處專征之任遇狄寇肆虐天王少違宗廟臣敢興下國之師殺克臣定王室乃臣之常也不足賞也苟天王特念小伐不賓諸刑列唐叔之祚獲臣有奉為賞厚矣苟以畿内之地為臣之邑是上濫其賜下僭其受也雖天王之蔫寵臣其若宗廟之靈百姓之心後世之罪何而

晉文曾不是讓又請隧焉豈內輕衰周之陵遲外恃諸侯之强盛而為耶殊不知周王之尚守乎典禮也且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焉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且王之所賜田皆在周甸也王明知在甸內與乎晉者是力不足制晉也如力足制晉肯以規方千里之內地與夫諸侯哉是王之語晉侯以地方千里者譏其受地也文公不悟卒而受之嗚呼文公之霸也有召君之譏請隧之僭不為甚矣甚者在陽樊也

宋張方平汴河論

臣竊惟今之京師古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於梁因而建都至於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强敵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奮禍亂相仍其患出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

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畢狹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抵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立定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料惠民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於官廩者不惟三軍至於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於軍餉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夫京大也師衆也大衆所聚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近歲陳說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

者不已屢作數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惟陛下特回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
基本

明邵寶治河論上

萬世言治水者必曰禹治水而不法禹可乎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之所以為水禹之所以為治無出此矣河也者天下之水之大者也禹之治水其詳見於禹貢其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者皆順導之法初無逆障之說故能成府事之功而天下稱神其極至於地平天成焉由今觀之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是故其成功也如此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勢乃難于禹所求之效

乃大于禹欲其成功不亦難乎何謂所空之地狹於禹蓋禹之導河自大伾以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而無衝決之患非無衝決也彼自衝決而非吾之所得與也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圍裁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況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何謂所處之勢難於禹蓋嘗觀禹之治矣隨處施工初無定縱亦無拘限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汴省在西南又為宗藩所在左盼右顧前瞻後望動則肘掣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從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逶迤曲

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要之勢難於禹何謂所求之效大抵爲甚易之所以爲治去其壅閼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難之以漕不及泗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除州也彼哉無壞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效大於禹以若地處若勢求若效雖使禹復生恐其難矣而或者猶譊譊然曰某策爲上策某爲下策某爲中策則惑之甚也然則奈何哉蘇子曰遏塞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某於河亦云

治河論下

夫所謂治之以不治者非不欲治之也蓋難於其治也難於其治而遂不之治則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君子願忍坐視吾無辜之百姓受茲酷烈哉今夫人有病其勢篤且死也將求醫以治之艱於醫亦委之於不

醫欺委之於不醫是待死而已矣是故謂河之不必治者待死而委之於不醫者也茍知求醫矣而謂其可待以必不死且至於千百年之壽此所謂不惟無益而又害之今之治河者何以異是是故亦治之以不治而已矣蓋河自周定王時北徙漢氏而下決東郡決瓠子決魏之館陶分屯氏決清河至鳴犢口其變非一議者或欲疏禹之故道或欲塞所決之口或欲分流以殺其衝決之勢或欲築堤以障其泛溢之虞或又有望氣用數而謂人力雖强未必可應天者再考前史歷歷可見亦今日治河者之所熟講而飫聞者也雖成敗得失不能無辯然譬之醫者其皆一方乎茍不問其緩急先後執一方而求病之愈不愈則歸咎於方豈方之罪哉用方者之罪也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此所謂治之以不治者也故如漕渠急則張秋等處所當先築而疏故道塞新決分流諸派

決焉然故道若高則不必於必疏新流若下則不必發必塞其間泛出傍溢或用疏法或用塞法以水治水吾無容心故曰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此之謂也今河之為患如一人之身而其百病者也朝輕而夕重表減而裏加雖有盧扁不能使之全愈也故必得良醫師坐守其側切脈觀色聽其聲音察其寒熱究其病之所由起盡心力投之如前所謂取古之方隨其緩急先後而用之者幸而愈則調理如故不幸而後發於此則改圖而治之是故有求醫無遣醫藥餌常備攻治常施而不必其成功要於不死而已矣故曰治之以不治今治河之大臣良醫師也工與料藥餌也凡所謂疏塞分築之類攻治之法也爲今之計宜常設經理大臣更置其屬頻巡視謹調護任滿則代或加命使仍其職而不必其功之成備工與料而惟其所用焉可也然大臣之任其事在朝廷疏塞分

築之類其事在大臣而所謂工與料者則在民矣民可使之困乎故治河非難也備工與料之為難也

崔銑鄴兵論彰德有衛兵有民兵民兵者快手騎也民壯步也衛兵分番戍京師及北塞留者守城禽盜彼皆生長行伍習戈矢猶未郡焉民兵取之隴民及市井之黠者歲操月練猶不能執弓挾刃鬪郡精兵不足百人夫盜猶潦水也突至則壞畝嚙防去之則涸非有期約可憑也論者曰今無盜矣而素養遊手空役併差彼豢養之久怠於農業一旦罷去皆盜也革之便然正德壬申薊盜數萬圍城火南關焰灼城隅衛兵先皆以賄縱遣無在城中者幸官軍至賊乃解散嗟乎當是時非民兵城必陷矣夫軍與民對置者也無事民出粟以養軍寇至則禦之使民無擐縉紳數禮明刑介胄習武剔盜其來久矣自兵與青皆在有司往往曠職左官而彼武人者通賊起家漁

司留心兵事是時上官命有司並督治衛兵之留者兵威稍振雖荒曠無驚後變前制而郭門之外軍弛備畧無詰責余不知其何説也正德丁丑有劫掠官私貨財夫馭民者法也持法者人也法久必弊救之存乎人今慮其為遊民為盜欲直罷之一旦之變誰仗乎初蔺盜之起劉七等八人耳後至二十六人辛未歳掠水治不利乃又西至史泉去府二舍四面山環七等各喜得僻地可以為樂更無他處乃竟散馬弛弓刀藥掛壁間縱酒歌呼夜召娼女酣寢民兵偵知之約指揮某夜往襲戌夜至史泉東三里止賊皆熟睡是時人持挺可盡殲矣而民兵為甲者利其貲謂指揮曰此屬坐而擒矣而吾輩亡利逐去之而俘其棄餘何如指揮許諾遲明發砲賊大驚乃乘酒刀躍馬持矛矢來兵皆走獨百户張世禄與戰死賊自是益敢恣肆溢為數萬人大師而後克之嗟乎無法不畏不可

以師不貸無疑乃可以勝自今長老言之未嘗不於邑也彰德北衛燕趙西塞太行豫陝在南東蹠澶魯是故彰衛洹湯可阻也車騎蟻尖可據也兵可罷乎或曰州縣無衛兵者當有民兵府不可去與曰治軍是故重放免之法則官廉嚴參驗則兵集縱寇及避者必戮而令有司得治之庶乎其可省也

張論風俗利弊論

永之為邑縣才百里而山據其什之七其車可方軌馬可馳驟者不踰四十里橫計之僅五里許河身遷徙又蕩其半餘不加三里竹木桑麻于是焉在丁男財賦於是焉出其民被召南之舊質而俚愿而不華服食粗淡器具牢樸無能巧自黠者利一長吏登高招之順風呼之彬彬雅化老死不識官府無健訟掣上肘者利二僻在山陬礦稅新罷非有置郵繁騷迎送絡繹之費也利三然而均丈貽蠹所在益賦荒蕪幾徧境內民流移救死禮義不嫺有

數十里無絃誦聲者其弊也陋婚嫁喪葬事佛無賴市魁以為溪壑強藩隣貴以為窟宅其弊也愚深山大姓武斷鄉村殺人擄婦恬不知畏民有貧不能訴之官弱不敢怒諸色者其弊也獷悍而黠狡且其大利大害甚有鄰封所未見而有目可共睹者三曰竹曰河曰礦竹賦視他額不啻倍矣然富者竭别産所入培養數十年勿翦勿伐始有大如把者貧者旦旦伐之濯濯立見賠糧鬻產者竹是也河與縣為枕籍者也所謂鑿井引灌者無可售者一折而盡入鄰貴所謂有利名無利實什不得一秋水泛溢兩岸崩圮廬舍田井一望蕭然自清丈以來可三千餘畝諸處山澗亦略稱是所謂利一而害十者洛水是也礦之不産砂舊矣蚩蚩無知一迫荒災嘯聚山谷藉名竊礦自相屠戮官捕之急則飛崖填塹可為痛究所謂利未得而害先及者礦是也大抵為永計者墾閒曠延黨

墊疏渠培竹禁奸戢暴謂民生三五之地而不復見三五之化者非其情也一切調停拯救釐正敦篤以稱秉憲至意惟長茲土者留意焉

陳麟正俗論吾邑風俗事略有借言鄉人試

亟聽焉冠婚喪祭萬世大閑不爾即淪於禽獸有宋朱文公先生考定家禮一書明白簡易使人有所持循嘉惠後世之心切切矣他鄉不知我洛陽一切情文大抵踵襲陋俗僕自髫年來目擊而悲痛之流弊迄今竟未見有起捉挽回古制士大夫雖不盡遵家禮猶有舉行至庶民家沿習已久漫不知行鄉約急求家禮一帙日與諸生講習冠婚喪祭之典真切躬行見寺廟亟使男子齋社焚香一庭和匽傳敗風化之事即時痛責禁止庶民復見上古醇龎之俗與夫修身齊家之道慎終追遠之心且鼓洛陽樂園之人使之聞風而興起焉必曰自界都始於國家風教豈不大有助哉雖然事不

難於始而以克終爲貴須知此舉爲第一件好事作第一等好人至誠自信永肩一心若有敢羣之人出究相勸誨使改化毋詒他日嘔笑

丘起鳳風俗論

風俗之淳澆必有人爲移易其間者焉然也我洛爲周南首善之地更召畢君陳相繼保釐化行俗美豈顧問哉迨蘇季子本鬼谷縱橫捭闔之學歷說六國取客卿于唇吻人心爲之變然而先王禮樂教化之風幾於湮矣漢興吳公治郡賈生秦治平自後循良接踵善政薰陶之下民俗爲之丕變故兩漢之俗最爲近古亦風行草偃之驗也下及西晉王衍何晏輩以清談倡石季倫輩以奢靡俗世衰道而國運隨之五季之亂夫亦有[illegible][illegible]致耳元魏自平城遷洛雖曰一時令主但以夫婦崇尚浮屠相煽成風至琢佛像於龍門幾有若餘風猶下矣自隋洎唐五方雜亂風俗陷於江河愈下尚何足深論乎有宋名賢輩出且

寓跡其間者如文如范如邵如司馬諸公皆間世豪傑觀者英崇雅等會其培植幹挽得力居多宜其時綽有古風也迨其後又晦盲否塞之一會矣明太祖極力澄清漸以禮教渾沌於焉重闢無論成弘以上也即神宗初年民有淳龐之致士無彫琢之風有無可以相恤權勢恥其薰灼大雅之遺什存八九迄至今日寖失其舊矣姻家餽遺宴會之際競為靡麗使中產之家四顧徘徊而不克舉長此安底耶更可嗤者喪家全不考據典禮鋪張繪綵極變窮工且藻飾涼傘等事火炮狼煙灼目震耳不幾但化者乎狂瀾之倒漸不可支語云迴瀾者必清其源挽俗者必正其本有風教之責者尚其究心於斯

皇清王士俊論蔡虛齋先生岳少保論 虛齋先生之論少保公也畧曰

岳公報國之志所以終不酬者思獨恨公之未知權也孝子之於親也從治命不從亂命高宗一日十二金牌召班師則亦亂命之類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正為此也茍利社稷專之可矣此乃所謂權也因持此意反覆至五百餘言然則公誠失此機會知守經而不知達權者乎於戲是豈知公之心哉夫權之云者善於用經而非離經而去之且啓不逞之興開專擅之漸甚或至於進退狐疑身名交喪者也君臣之義有死無二不聞之乎況大將握重兵於外而形跡疑似涉於跋扈不恭雖功蓋天下君子將誅其心矣何則功名者一時之跡忠孝者萬世之綱奚可圓融曲折於其間哉故公之奉詔班師也知有君而已知有君之命而已違論河北河南與是以雖憤惋泣下而卒不敢遷就以快吾志此其恪共純白肫肫懇懇光光潔潔傳之至今雖三尺童子扼腕太息共知君命之嚴重

如斯也奈何責公以違詔耶且夫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斯言也可訓而不可為訓也為此說者蓋以決機兩陣之間勝敗呼吸不容事事承制非為君使之出而故入君使之退而故進如虛齋先生所引桓温拜表輒行之說可以一例自悉矣原論云雖近頃桓温而心跡則與桓温有間不容為同行異情也昔者漢周亞夫常持此說矣七國之役文帝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然吾謂亞夫不奉詔乃正善於奉詔耳何也其不救梁而絕吳楚饟道洵善於救梁之策且亞夫兩朝宿將將吏畏服莫敢間言故得從容以成其功抑詔固移軍非班師也若文帝敕七國罪令亞夫班師亞夫敢不奉詔與諸葛武侯又嘗引此說矣五丈原之役司馬懿欲戰辛毗仗節立軍門不許懿不敢出武侯曰彼本無戰心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蓋武侯特用以激懿仍遺巾幗之術耳然此舉終以辛毗為正以司馬懿為智雖奸雄之

尤何嘗不挾君命以鎮衆心乎是則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斯言也固不得輕以藉口也明矣且就公之事勢而斷之則又萬萬有所不可者内有奸臣之嫉外多同列之忌茫茫四顧無蚍蜉蟻子之援公固可謂孤立無助矣特以忠勇之氣鼓勵戲下設一旦違命北渡跡涉可疑彼賊檜且撊然得計强坐以謀反之律榜其罪於朝廷暴其事於天下鍛錬文致公將何以自明腹心之旅即不疑公而亦安保無疑之者心有所疑則氣必不振兩河豪傑望風解體即欲直抵黄龍府何可得哉何可得哉斯時蒼黄失據悔之晚矣不觀唐之郭汾陽李臨淮乎郭公强兵勁卒俱歸部籍一紙徵之無不就道以故讒謗無從而入臨淮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亦不復稟畏遂愧恨而卒由此論之去其平日之所恃而以為吾以行權則雖孚號有厲衆亦莫之信耳此即利害之見不可以論聖賢然

亦何得不籌及之哉惟有奉詔班師乃出於至正至大而亦萬全之策也明知賊檜此計匪特撤兵直假以殺公何也吾召召之而來也則解其兵柄徐搆其隙而除之吾召之而不來也則加以惡名立正其罪而誅之賊檜固籌之至熟十二金牌不來則遣張樞密輩提一旅之師具檻車長鎖而至公其敢與王師抗乎若其抗之則公真反也若其不抗則又恨其不早也是惟束身還朝面見天子日將兩河形勢唾手燕雲之策詳陳于黼座之前高宗未必不悔且悟矣果悔且悟則吾之偏裨士馬固在也百姓之糧車可再挽也所揭岳字之旗可復卓於三晉也堂堂正正何敵不摧何功不奏耶即吾不幸而死而趙鼎未亡韓劉諸將猶在天果悔禍尚可繼吾而恢復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若一不奉詔則君心疑我疑我而竝及韓劉諸將賊檜且得以一網打盡而恢復永無期矣是真吾死

之日矣於戲此正公之可與權也而奈何責以冒不韙之典開專擅之漸至於進退狐疑身名交喪耶乃班師之後烏珠復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某方為河北圖不殺某何以和公因是竟死天不祚宋奈何哉奈何哉此則國運為之而非公之不可與權也惟留此精忠大義凜凜萬古寒奸邪之膽興頑懦之心所全不已多乎而又何責之有明儒之持是說者不止虛齋先生一人虛齋先生實敬公愛公而為此過求之論然而其義稍偏且其漸不可開也余故揭其意於柱聯之上而復備論之如此柱聯云河北河南俱歸掌握守兩宇內閫外只精忠偃旗息鼓視凱旋尤為義正閫更覺功高奉詔書明千秋大節日輝星朗快慨復

辯

宋司馬光鑿龍門辯

或問禹鑿龍門闢伊闕有與迂叟曰龍門伊闕天所為也禹治

之耳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而闢之然後通也或曰何以知之曰孟子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若鑿山以通水不可謂之無事矣

元吳澄東西周辯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郟鄏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營澗水東瀍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郟鄏於今為河南又營瀍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為洛陽自武至幽居都鎬京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以生伯服欲立之廢宜臼申侯以鄫及西戎入寇殺王諸侯逐西戎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是後之遂去鎬而遷於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此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是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王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

王猛尹[illegible][illegible]東圉以定晉師納之入於王城入之敬[illegible][illegible]又劉立以卜城乃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於翟泉子朝諸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翟泉曰東王[illegible]四年子[illegible][illegible]是遷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敬遷都成周乃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周桓公自桓公以後雖世有周公而東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父子同立以鞏與成周[illegible]王王城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乃[illegible]仍[illegible]父[illegible]居於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上以後西東已東周有公二公各有所自稱周當爲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illegible]之亦是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illegible]唯[illegible]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遷於西周即王城也[illegible][illegible]史記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今按顯

王二年已分為二不待此時矣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氏東亡秦遷西周公於憚狐聚又六年秦滅周遷東周公於陽人聚此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為西對洛邑為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為西周對成周而言也大槩周三十六王前十有二王都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王都成周赧一王都王城王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周稱夫周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鄭子經世書說赧王為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而西周公無聞焉則直以西為王東為公矣抑知東之有公

而不知西之亦有公也知王之在西而不知赧以前之王固在東也蓋莫總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慎靚王二代五十餘年王於東赧一代五十餘年王於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近有諸雲鮑彪注謂西周正統不當後於東周升之為首卷於西著王世次於東著公世次蓋因鄧子而誤者既不知有西周公且承宋忠之誤以西周武公為赧王別謚反以徐廣為疎是未嘗考於司馬貞索隱之說鮑又云赧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烏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自平王東遷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西戎即有其地鎬之為秦已四百年於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穴而王得往都於彼哉高誘注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雖肯明甚鮑注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為鎬京也乎鮑又云都郟鄏河南為東周殊不思此昔時所謂東周也

於斯時則名西周矣斯時之西周與鎬京郟鄏對稱東西者不同顧乃一之何歟盍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端不免謬悞如此讀者亦或未之察也與夾谷王常程鉅夫偶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為之作東西周辯

明王禕河圖辯

河圖出於書契未作之先載籍以來幾千年於此矣而所以為河圖者其說未明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曰河圖在東序論語曰河不出圖河圖之名見於經者如此而其為體則固未始經見也後世儒者因其體之不經見也顧遂以其私傳臆說互相摸擬穿鑿聖秘凌厲道妙各自以為得其說矣然卒莫有至當之歸於是河圖者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所以示萬世陰陽造化之理者乃反視之若神奇怪妄者焉自今觀之為關朗氏之說者曰

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五十居中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是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也為劉牧氏之說者曰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者洛書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者河圖也是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也二氏之說其相反也若此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又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畫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世皆謂邵子以十為圖而九為書也然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圖一六二七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而十為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者也亦皆以九為圖十為書而朱氏推序其源流以為濮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

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程子解易大傳大槩祖劉氏說也及新安朱子始力詆劉氏之非而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為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為洛書十為河圖夫復何疑然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則朱子尚不能無疑於此也臨卭魏氏則又疑朱子之說以謂朱子始以九圖十書為劉長民託之陳圖南辭而闢之而別邵子為證然邵子第言圓方而不言九十果孰為書孰為圖也又謂靖士蔣山以先天圖為河圖五行生成數為洛書戴九履一圖為太乙下行九宮數此不為無見者葢九宮數見之乾鑿度張平子傳即所謂太乙圖而劉牧以為河圖固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縝密停當其為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契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

白至邵子乃大明今定為河圖雖無明證而誠有可取者是則魏氏雖疑朱子之說而亦無有一定之論也厥後言河圖者復數家新安羅端良嘗以河圖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得於蜀隱者其體如車輪白黑交錯而八分之以為八卦純白者純陽而為乾純黑者純陰而為坤黑白以漸殺之而為餘卦此其一也江東謝枋得以為嘗傳河圖於異人其為狀依倣八卦以為體坎離中畫而相交焉乃與方士拙坎填離之術相彷彿此其二也或曰凡與太極圖合者乃河圖也或曰九十二圖皆河圖也由是論之先儒之論河圖其為說甚不同也後世將孰從而孰信之且河圖出於伏羲之世至孔子時數千年矣其間羣聖人未嘗言之孔子固嘗言之矣而不言其所為圖自孔子以來又千餘年亦未嘗有明言之者而自近世關氏劉氏以後乃若是紛紛而莫之統一焉余聞之師劉歆以八卦

為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亦曰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此其為知河圖者以余論之謂聖人因河圖以為八卦則可謂八卦即河圖則不可繫辭明言聖人則之則之云者因之以為之之謂也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是則聖人實因河圖以畫八卦豈可即謂河圖為八卦乎大抵世儒因其體之不經見也故得以肆為異說而莫之顧而亦孰知河圖之體未嘗不見於經也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朱子釋之曰此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也是河圖因經之所載而見焉者也竊意河之所出者此則其本文體之本文者自一至十五十五點有如星象故謂之圖也其位以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以生數合成數而分配如此者其本文自然之定位也蓋其中

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而八卦定矣於是伏羲則之而畫乾坤艮巽坎離震兌之卦畫焉是則聖人雖因河圖以畫八卦苟謂河圖即八卦非可也或曰審如歐言則以八卦為河圖固有可徵然謂河之所出者天一至地十即為其本文無乃涉於怪妄歟曰非然也天地啟造化之秘以示萬世則非其事固非世之數數然者歐陽子嘗疑河圖洛書為怪妄矣而南豐曾氏非之曰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為過矣嗚呼曾氏之言固予之所為言也

洛書辯

洛書非洪範也

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

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不言洪範為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為洪範也蓋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劉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為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辯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為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為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于其位也地二生火而天

七成之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為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而為陽為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為陰為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地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為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為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為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為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烏在其為陰與偶乎凡其為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為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為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為九疇則洛書之為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横之積為四十五而效河圖

之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驗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為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含象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繫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為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為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

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後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為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疎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為少庶徵之十不為多三德之三不為細福極之十一不為鉅今乃類而數之而牽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暘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何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為禹之所叙則可以為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燦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

而為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竝列於龜背則其為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鯀陻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為斁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倫之所為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敘者也葢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乃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天畀所謂天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

功成錫之神龜以為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叙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不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叙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為不刋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所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矣人神接對手筆燦然者寇萊公王欽若之天書也豈可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為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羣言淆

亂實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曰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劉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即所謂天一地十者固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止於是矣是故朱子於易啟蒙卷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為主而外為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為君而側為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為洛書之奇偶相對即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即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

二者蓋名異而實相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生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數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為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之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為太陽之位九為太陽之數故一與九對也二為少陰之位八為少陰之數故二與八對也三為少陽之位七為少陽之數故三與七對也四為太陰之位六為太陰之數故四與六對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即其數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則之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惑於讖緯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則為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傅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為洪範矣吾故曰洛書

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王鏊河源辯王子

道經汜水故人邀遊大伾之上俯見河流客有問河源者王子曰是非予所履也雖然予以為必出於崑崙曰子何以知之曰予蓋以理知之山與水同原天下之山起於崑崙天下之水起於崑崙無疑也曰子不聞乎昔元世祖欲窮河源遣使行四五千里至吐蕃朶甘斯西鄙有曰鄂端諾爾者華言星宿海也有水百泓望之如列星此河源也踰崑崙一十餘日矣予曰西域之逰發自張騫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遠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瀕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也何元使得之易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

北元使所圖乃在西南何也然則元使所謂崑崙者果崑崙乎所謂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爾雅云河出崑崙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山海經云崑崙之丘河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西南流出於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西流至於大杅淮南子云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雪山高五百由旬山頂有阿耨達池池東有恒伽河從象口出共百河流入東海南有新頭河從牛口出共五百河流入南海西有博文河從馬口出共五百河流入西海北有斯陁河從獅子口出共五百河流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出崑崙有五大源方流為諸水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逕積石為中國之河張騫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南海其東水皆東流注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古書所紀先後一轍豈皆不可信而元使獨可

信乎曰為其得之親見也曰古之至人夫獨非親見鑿空以欺後世乎釋氏生於天竺穆王宴於瑶池夫豈非見乎而疑之也然則元使豈誣乎曰吾嘗考之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崑崙之墟且漢使亦嘗窮河源矣謂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獻天子案古圖書名其山為崑崙然非古所謂崑崙也元使所見其殆是乎若崑崙之墟彼固未之覩也且天竺諸國有身熱頭痛之坂縣度之阨熱風夏雪毒龍惡鬼猛虎獅子之害元使亦嘗歷此乎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淮南子載崑崙之上有禾木珠樹玉樹玄圃閬風十洲記謂弱水遶之上有金臺玉闕之麗元使亦嘗覩此乎雖其神怪恍惚不可盡信而河源之出於是不可誣也近有佛圖調謂鍾山西六百里外有大崑崙又有小崑崙然則崑崙果非一乎崑崙之遠近不一

然則河源烏乎定曰水經曰崑崙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東南流入渤海其一源出于闐之南山北流於葱嶺水合東注蒲昌海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鹽澤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此定論也予見近世之論河源者每以一夫之目輒廢千古之論故為之辯

王禕雲臺功臣位次辯

按范史雲臺功臣分為上下二列每列十六人葢横數之也上一列首鄧禹次吳漢至劉隆下一列首馬成次王梁至卓茂通鑑直數之因以馬成次鄧禹王梁次吳漢綱目因之考之各人之傳馬成之功豈能先於吳漢王梁之德未必優於賈復況耿弇次於陳俊寇恂次於杜茂岑彭次於傅俊馮異次於堅鐔一優一劣相間陳列明白可見其尤可據者史明言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之四人者不在二十八將之列今范史板本以一人為一

列以王常在腋宮前李通在馬武前竇融在劉隆前則朱鮪之言真可信也今依其次而正之則其功伐大小名次高下各得其當矣

楊初東韓文公河陽人辯

尚論者多求之史史不必盡信也又求之志志郡史也可信乎曰未也然則如之何博綜羣言折之以理庶幾矣唐韓愈本河陽人唐書云愈南陽鄧州人一統志云韓愈南陽人河南通志云韓愈本修武人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縣韓文公愈之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韓庄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郡志古蹟曰南陽城在修武縣北韓愈世家焉余丁丑寓京邸見一刻云昌黎文集序曰愈本昌黎人李翱為愈作行狀亦曰昌黎人然則何以知羣言之謬而愈必為河陽人乎蓋史為志誤見南陽即加以鄧州字郡誤通志見修武有韓村即加以韓愈墓以一人之筆自相矛盾如此通志又誤一統志也

如以郡志為然曰修武有韓庄韓村焉余博觀郡志河内有韓村武陟温縣皆有之孟之西有韓庄相傳文公别墅也東南有韓村湘塚在焉五邑一村何以必愈在修武乎曰村不足據南陽將不足據耶曰是大不然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請隧弗許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杜注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疆土四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按地志是趙衰封邑與樊陽在濟源攢茅在修武温即蘇忿生食邑之温蓋南陽河北之總名既六邑皆河内地也使南陽為一邑當襄王之予晉者抑五耶又曰公集中自云南陽公文章稱天下何也曰信如集公作汴州水門記云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送李愿歸盤谷序云昌黎韓愈開其言而壯之又如李翺之言昌黎之刻公南陽耶昌黎耶曰此又何也曰稱南陽者即今之列邑稱郡是也稱昌黎者即今之世家趙

云天水李云隴西是也余所以斷為河陽人者公祭十二郎文云又四年余往河陽省墳墓女挐壙銘云五年愈為京兆始令子弟與李娟易棺衾歸女挐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塋之公豈不知井里而厚為自誤者耶作史者會通志而不及致詳作通志者會郡志而不能致詳修郡志者據舊聞而又不復致詳見愈稱南陽會修武有南陽遂冒之使有昌黎將又冒之矣信稱地稱世之言反畧乎墳墓歸塋之語使至易至明者為迷惑不決之事余不得不為之辯也

李興伊尹

辯伊尹生不經見帝王世記云伊尹生於空桑下比孟子云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註云無明釋古郡志云生於空桑以伊水為姓一統志云空桑澗在嵩縣南有莘氏女採桑伊川得子於空桑中長而姻穀是為伊尹及考開封陳留有莘野門有空桑城在縣南伊尹母孕避水東走

化為空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於其中又曰伊尹
生於伊水之上志人物既於河南人於闕封志冢
寓又於西安處者疑之又有以為莘川即湯莘
國亦援以為言者殊不知一為西陵莘之地一
為禹後受封之國與尹殊無干涉此與化皆自莘
字中來使其言然則鄭州之莘城莘縣之莘亭亦
可以此會其說矣抑地之相去如此其遠為尹之
耆年與於耕者假今既耕於此復耕於彼日亦不足
矣且終元之功托孤之事何年不建服勞傳之說大
衷顧此說謂尹生夏末迨今已數千年高人世傳
如出一口與前所云若合符契及考諸載籍高古
伊川記之嵩縣之南有水曰伊即生於伊上因以為
姓者今之嵩有澗曰空桑即伊母所化桑女得子
於此書上之東有溝曰莘樂即所謂耕莘樂道三
使往聘者凡皆所載歷歷有徵錄皆無之且其地
有尹祠廟殿宇騰振古如茲先正歐尚書滂劉憲

僉咸詠於詩載於記二公學稱博洽必有的見今偃師西有尹墓與嵩密通又可見首丘反本古今通義由是言之伊尹以水為姓其生其耕必於嵩也明矣而一統志必備錄之乃史家傳疑常例在人自當明辯或以湯都亳尹相之陳留乃其畿內首善之地也當時後世沐其膏澤慕其桑梓好事者以故居名之亦猶周子濂溪實在營道後居匡廬亦命其水為濂溪理或然也抑古人志在四方禮曰東西南北之人是已尹也或壯而游老而休曾一寓之摹寫故鄉之景以慰本源之思亦未可知第生伊上姓於伊水樂於莘耕惟嵩為然餘不足論疑者乃曰吾子之辯似然杞盧陳留皆廟而祀之何居曰大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而海南祀之孔明生於瑯琊寓於南陽而巴蜀祀之兩程生於黃陂家於伊洛而南安祀之益沐其休風思其過化亦理之常耳凡此類者聖哲皆然何獨至於

尹而疑之疑者又曰尹雖元聖亦人耳人生於桑有諸曰元鳥降而生商巨跡履而生周在古則然矣故張子曰天地之始未嘗先有人也人自有而生生者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神人之生而異於人何足怪哉况伊娠於母化為空桑實非桑之所生也疑者憮然曰命之矣有客過余草堂偶詰及此因請筆之遂為之辯

皇清丘起鳳洛書非滬書辯永寧縣西有元滬水黃帝時史臣蒼頡從帝南巡臨於此水水開一竅有龜出焉厥背赤甲青文即所謂滬書者也蒼頡因則之以制字此陽虛山所以有制字之臺也至虞舜時大禹治水有龜載書出之於洛今所傳洛書是也按洛水閲七縣之地求

其龜的出於何地則不知也後人求其地不得見滬與洛相近且其流漸入於洛據滬有龜窩究然可按遂指為洛之出書即此是耳遂一倡百和學士大夫亦深信而不疑余未能至此地嘗玩誌之圖識龜窩之去洛尚遼遠不在將入未入之界此則滬自為滬洛自為洛較若列眉雖五尺之童亦不至於眩惑乃於其窩所出之龜輒謂洛之出書即此真有不可解者矣夫滬非有異流也滬之龜未當再出也如謂禹時之龜即此而是將謂黄帝時之龜又出於何地乎永人兩存其說而不一究其實傳信傳疑不幾兩無所據歟或者謂出書叙疇千古希有之奇是以豔而稱之未嘗深考耳不知滬書出而字以制舉結繩之陋而頓易之至於天雨粟鬼夜哭即禹疇亦憑之而後叙其可重抑豈出洛書下哉顧置此而稱彼則何也余嘗謂滬固在於永也洛亦經於永也雖為兩書並出於永

亦無不可惟執滬所出之龜謂即洛書斷斷不可何也龜篙實在滬中與洛毫無干涉按跡顧名其是非自了了矣

說

宋羅泌太公舟人說

昔之人有負鼎以干世者人見其為鼎而不知其所以為鼎因曰庖人也然則太公負釣以干世而或謂之舟人亦宜太公望河内汲人也其為人也專文而内智葢亦嘗事紂矣紂之不道去而游於諸侯退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翻然起曰吾道信矣或曰際七十餘主而會不約而合豈繫俗所窺哉方公之遇文王說者謂其隂謀詭計以干合此既失之而或者因其釣合復以謂之舟人漁父韓詩傳云文王舉之舟人七十二矣其果然耶夫太公之於文王

孟子之說最為近之始其來也蓋以釣道說爾陳以釣道豈世俗所謂漁哉迹文王畋於渭之陽也太公釣餌手竿而蹲於茅王問焉曰子樂漁耶對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也然則奚其餌對曰魚求其餌乃牽其緡人食於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揭以祿取人人可殺以小釣釣川而禽其魚中釣釣國則禽其萬國諸侯是則公之為釣非舟人也明矣伊尹之負鼎俎蓋亦以滋味說豈庖人哉滋味之說鹽梅之說也具之呂覽本味之篇由此語之太公之事益可知矣然則莊子謂湯以庖人籠伊尹而范雎以太公為漁父厥有由也鬼谷子云尚三就於文王然后合於文王必其知之至而後歸之而不疑豈苟合耶辭棘津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興矣知其興而來以求合其道則其所以釣文王者豈在魚乎雖然卜畋之事我知之矣太公之賢文王既雅知之

豈又懼夫世不之知而我異故於是為之既且卜耶胥靡之賢武丁豈不之知而必曰夢帝賚予者武丁雖已知之而天下未之知天下未之知故不得不託之夢然則文王之不得不託之於卜也審矣知武丁之夢為非夢則知文王之卜為非卜矣武丁之夢文王之卜是或一道也

秦觀汝水漲溢說

汝南風物甚美但入夏以來水潦為患異時道路化為陂波汝水漲溢城堞危險温氣薰蒸殆與吳越間不異郡人歲歲如此漢書稱汝南有鴻隙陂翟方進為相始奏罷之郡人怨甚切意鴻隙陂者非特灌溉之利菱芡蒲魚之饒實一郡瀦水處也大陂既廢水無歸宿則自然散漫為害又水經稱汝水至汝南郡西北枝左別出一枝又屈而東轉南形如垂瓠故號懸瓠城今汝水故道已亡惟存別枝水潦暴降則有泛濫之患亦其勢然在漢時為豫州刺史治之諸邑皆春

秋時沈江道柏之圖事跡甚多未暇為作記文字可檢

明張應登林縣險要圖說

此林縣西山之險要也險隘處所均屬太行之支節

其北由百餘里而入有馬塔口虹梯口迤南則為蟻尖寨寨之南為魯班壑又南則有鹽金橋風門口東峻極崔八口關踏嶺離邑七十餘里而上總之南北相連人跡可及其險而當守者首蟻尖寨次斷金橋其餘則崎嶇樵徑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行上下為難無容慮矣阿者蟻尖寨西北距縣四十里由姚村迤西五六里為東寨門口上有黃蓉岩等泉十處中有官廳三楹營房二十楹原為宮軍戍守而設也北有牧場嶺距七十步可容馬卒千餘南有倉廒遺址尚在廣闊二十步可貯粟穀萬石自倉廒南由小蟻尖寨大蟻尖寨古岩口東蓉頭泉小臨清水泉至西蓉頭泉還距營房約

二十五里係獨石鐵口東西甚頭泉各有路徑可
攀援而上宜剗削之以絕蹊徑人自難攀北由東
路巖之斷頭岩樹林房約十里係西寨路俱有
樵徑宜剗削也其北柳樹水泉百戶水泉鎮白楊
水泉俱營房正西山西漆樹溝水泉南樓水泉
蓮花水泉俱大蟻尖寨山後西至大水泉堡可以
省軍用斷頭岩至西蓋頭泉南北三十五里東寨
門至寨西後溝東西潤十五里週圍八十里而多
俱屬官軍往來哨守西寨後溝有通山西蹊徑已
經崖截往來不通而法久今亦廢路久矣乃今劄
營地計十日粟止留一面上下便於防守足矣其
營無檢查縣西南五十里為紀圖店西上有水泉
一道與山西平型關接界處設一橋可渡一人偶
一夫當[illegible]真萬夫之勇攻陷東西阻僅行者絡繹
萬曆十五年因處設守二員領軍二十分班守
把信為有見今設[illegible]其一宜等因何者允食之足

處而騷擾之可虞也大蟻尖寨下險上平水泉數十可屯萬軍此非不軌者思藉以逞哉曹魏高齊倉屯瓦礫猶有可辯自古防之矣官軍輪守向議為長而未及因水開田之利將使守軍操戈終日而不事一生計耶此其所以困乏矣合令守軍攜家屯住各因其泉之下流隨宜開墾佈種自獲不必起科惟其數年大利之後斟酌抽當行糧分數則地利以興險阻以固而守軍無困乏之慮矣

皇清王涯河工說

玄圭告成享平成者七百七十餘年迨周定王河徙砱礫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於瓠子又決於魏之館陶遂分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元帝永光中又決於清河靈鳴犢口則河水分流於博州屯河始壅塞不通後二年又決於平原乃自東入齊入青以達於海而下流與漯為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大河不行於大伍之北而行於相魏之南則山澤

在河之類及支川與河之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建紹後黄河決入於鉅野溢於泗以入於淮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自滄州江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河水獨受黄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絶於王莽時者今且源出河北温州獨占枯黄河中以入汶而後入海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又按黄河之自西而南也一自蘭陽東南流至宿遷清河口入淮一自寧陵南入渦至懷遠入淮一自儀封北折出小浮橋入淮即今之河道也夫以一黄河受天下之水而淮又受黄河之全以入海下流不足相容上流必溢此有志之士所以擊楫而思平成也歟

俞森種樹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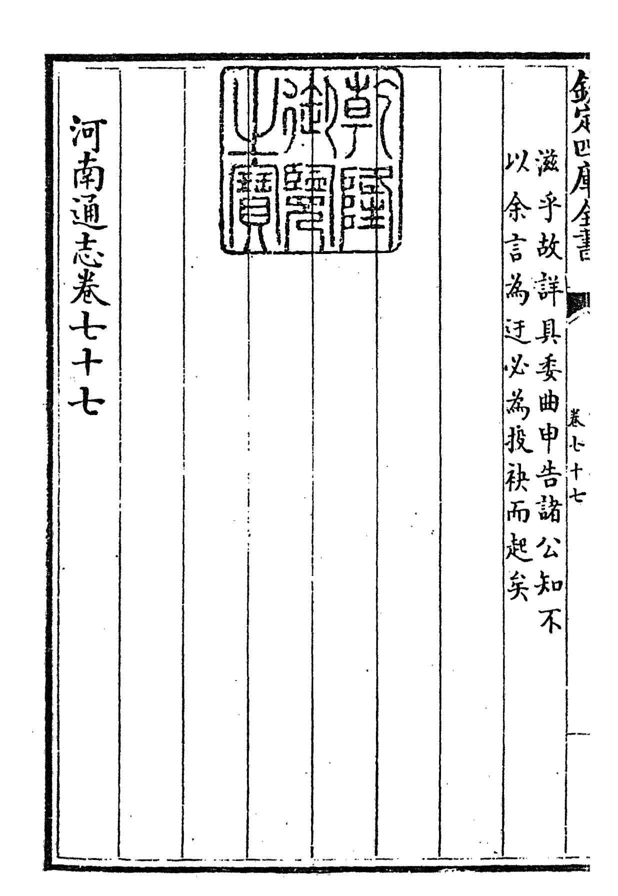
余聞之百歲樹德十歲樹木故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渭川千畝竹其人皆與千户侯等今豫州歷經闖賊焚掠人希土曠雖翁野成

林之處不可謂無然極目平原往往而是嘗召土人問之梓桐梓漆無不具也桑柘榛栗無不宜也棗二歲而實五歲而得一石柹五歲而實十歲而得三石榆莢一歲而盈丈柳枝五歲而合圍土壤之沃如此是此地樹木之效尚不須十年也乃熟察四郊家無儲積室鮮完廬豈此邦之民盡屬蚩蚩抑有司無以導之也余嘗計種樹之效其利有八上之人不肯盡心者其弊有三下之人相視不前者其源有二也何謂八利一畝之地樹穀得二石足矣一畝之地而樹木所入不數十石乎其利一歲有水旱禾麥易傷榛柹栗棗不俱殘也年豊販易歲凶療饑其利二貧人無薪至拾馬糞掘草根種樹則落其實而取其材何憂無樵蘇之具其利三造屋無木土墼覆草久雨屋頹率多露處種樹上可建樓居下不至為土偶其利四樹少則生無以為器具死無以為棺槨種樹則材木不可勝

用其利五豫土不堅瀕河善潰若栽柳列樹根株糾結護堤牢固何處可衛其利六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宅不毛者有里布今汴州四野之桑高大沃若若比户皆桑大講蠶務其利七五行之用不尅不生今樹木稀少木不尅土土性輕颺人物粗猛若樹木繁多則土不飛騰人還秀飭其利八有此八利而上下恬熙玩日愒月則三弊不除而二源不擴也何謂三弊在上之人以簿書期會之不遑常恐因所緩而悞所急一也貪婪者每借事而生端謹慎者每安常而襲故二也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未嘗章甫之歌先致麛裘之謗三也至於民間或有廣種之舉工師求大木通國皆無而一家獨有此禍之媒也一也鄰佑盡蓬蒿而果實離離雖折柳樊圃亦衆射之的矣二也此所謂二源不擴也此非上之人不顧三弊擴清二源則利不可得也一里之内而種樹者止一家一邑之内而

種樹者止一里則利少而害多不得不顧慮也若盡一邑而悉種焉則利廣矣盡一郡而悉種焉則利更廣矣闔省而悉種焉則其為利尤廣而何慮禍之獨鍾乎闔省者一邑之積也夫地道敏樹最易者無如棗柿榆柳柳樹宜於冬月棗柿與榆宜於三月棗柿之實可以備荒榆柳之本可以造屋枝條可以供薪使衆邑之中各有賢令長下一令曰户無分上下一家種棗三十株柿三十株榆柳各百株能逾格多種及廣栽雜樹者旌之不如令者罰無赦則三年之後人不告荒十年之後户皆寧處八利將無不見矣所慮者但申文告而不稽察其弊徒文具而無利濟之實耳為邑長者下令之後常以時巡行郊野則人人驚動毋敢荒怠矣語曰樹德莫如滋使數十百年之後諸父老食以得飽居以得安指此參天蔽日者以告子孫曰某樹某樹皆某令君之所視其灌溉者也其德不已

滋乎故詳具委曲申告諸公知不以余言為迂必為投袂而起矣



河南通志卷七十七